

新书馆

萧耳：打捞留存在记忆中的江南往事



萧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萧耳在7月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这是萧耳的第十本书，也是她为故乡塘栖镇写的一本长篇小说。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此后各经人事，又在中年因婚丧嫁娶而聚在一起。在看书的过程中，读者一边会和书中人物一起感慨和惋惜小镇的各种变化，另一边也会羡慕一群发小一起见证和感受了这个变化的过程，不管每个人在哪里，他们的关系一直没有被吹散。

除此之外，《鹊桥仙》中的地名都是实写，有不少吴侬软语，有江南美食，还穿插着评弹、吴语歌和诗歌等，在一定程度可以看成一本“塘栖镇指南”，满足了许多人对江南小镇的想象。

近日，萧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故乡被我封存多年，启封需要一个契机

《新阅读》专刊：你在后记里说，码头是个充满流动性和可能性的地方，码头人都会往外走，这里的文化就是如此。你的发小们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被推远，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一个摇滚女青年变成了江南小镇人家的代言人”。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江南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对你来说很有魅力？

萧耳：对于我这样一个家里“命根子”一般的小孩，走过半生，确实放弃了很多离开杭州跑得更远的机会。比如当初考大学，家里只允许我最远到上海，结果阴差阳错，我错过了复旦，在浙大读书。后来想考研去南大，家里一听南京这么远，怕分配回不来，吓坏了，坚决不同意。再后来我去深圳，本来可以留在深圳人民广播电台，过年回家时又被家里哭着喊着不给去了……挣扎过很多，但毕竟心软，结果一生就在向往远方和放弃远方之间挣扎着。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是我的命运，谈不上庆幸或惋惜，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一种未知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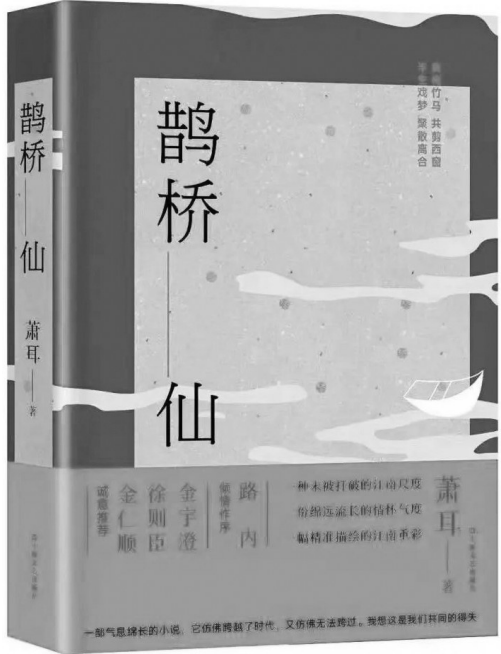
《新阅读》专刊：地理位置上，你可能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但在内心，你对它其实有一个从远离到回归，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一个摇滚女青年变成了江南小镇人家的代言人”。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江南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对你来说很有魅力？

萧耳：因为想离开而不得，又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小生活的江南古镇沦陷于现代化大潮中，像赶不上趟的小孩一样被现代化大家庭遗忘了一般，有很多年，我内心根本不愿意去回望。没有真正离开过故土的人也谈不上回归，一般我一两个月总会回去一趟。一开始我对故乡的否定是带着挺多怨气，也不客观，完全看不到它的“好”。

在文化上，我自己也走过了一个内-外-内，或者说东-西-东的循环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的古典或东方式的审美养成了我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我今天写《鹊桥仙》是这样一种风格的根本原因，我是在这种语境中浸泡大的。所以写《鹊桥仙》，我不需要做什么准备，特别是生活方式部分，闭上眼睛一幕幕都是日常生活，我依稀记得我爸背着小时候的我

阅读提示

《鹊桥仙》是杭州作家萧耳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此后各经人事，又在中年因婚丧嫁娶而聚在一起。多年以后，看似繁华不再的江南古镇，却留存着众多过往。在萧耳的笔下，江南文明的底色就存在“栖镇”这样的江南古镇，无论盛衰与荣辱，它始终在那里。



走过广济桥，一边口里哼着评弹，很多戏文我们小时候都会哼几句，茶楼戏馆说书场就是栖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这个外向的过程产生了我的四本写西方文化的随笔，如《女艺术家镜像》《小酒馆之歌》等。我是一个摇滚女青年，也因为职业之便，跑了很多“远方”去看世界，成为一个云游者。我觉得这个时期，我的写作偏于一点先锋的、都市的风格，但因为时间被工作和家庭挤满，2004年后就不写小说了，主要写了几部文化随笔集。直到近几年有了点时间，我重拾小说创作，但写的是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这种都市题材。故乡被我封存多年，启封需要一个契机。这时发小们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归来有人永远离开，一桩桩一件件触动了我，忽然觉得写一部跟“恋地情结”有关的长篇小说时机到了。

江南文化自有其迷人之处。相对精致的饮食，四季山水风物，小桥流水人家，“荡发荡发”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的从容，这些优质的江南元素历经岁月并没有消亡殆尽，有水的地方会多一些灵气，留存的东西，也值得打捞一番。我记得自己去别的江南小镇，比如乌镇、西塘等，坐在河边吹吹风喝点黄酒炒几个小菜，和亲近的朋友们聊聊天，也是喜欢的。

《新阅读》专刊：你对书名的解释是，鹊是一种飞鸟，象征着从小镇飞出去的人们，桥是一种联结，象征着大家和故乡的联结。你说：“故乡就是，你飞得再远还是要飞回来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故乡难寻”，感叹“回不去的故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故乡认知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如何产生的？

萧耳：故乡是一种客观地理概念，你想不想念，记不记得，爱或不爱，它都在那里。我们要经历过一生才知道跟它的关系，就像跟某个人的关系一样，也可能是分阶段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看待故乡或许又是不一样的。我80多岁的舅舅在纽约，疫情前已经买好了回中国故乡的机票，本来我已经计划好了陪他走一走，但是他回不来了，我知道他作为游子的痛，老泪纵横的心。我也不知道他有生之年还能否回来看一眼。我们有一个朋友叫郁震宏，我书里也写到了他，他的故乡比塘栖还小，在一个叫大旗的地方。他可以不断书写大麻故事，如果我们局外人去大麻，可能会失望，什么也发现不了。但在他笔下，大麻好像生动鲜活了一千年。

阅读快递

《如此曙蓝》

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版

本书收录了《如此曙蓝》（《收获》原发篇名为《拯救发妻》）《何处藏诗》《恋曲三重奏》三部中篇小说，视点聚焦于海外华人女性移民生活的惶惑与成长。从《余震》《廊桥夜话》到《如此曙蓝》，张翎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各自曲折的人生际遇，也试图在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中寻求突破与成长。同名中篇《如此曙蓝》便讲述了两位遭受丈夫背叛的妻子相互帮扶、相互温暖的动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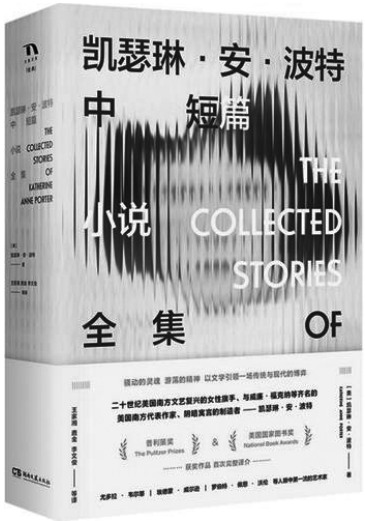
《凯瑟琳·安·波特中短篇小说全集》

[美] 凯瑟琳·安·波特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6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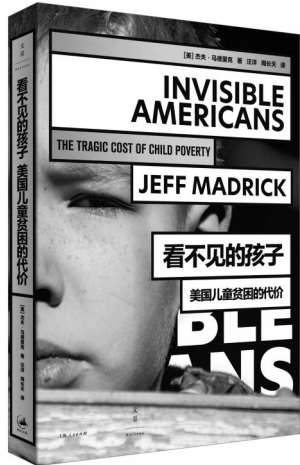
作为美国20世纪南方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波特被誉为“第一流的女艺术家”“作家中的作家”。本书出版于1965年，收录了波特一生中创作的全部26个中短篇小说，是这位出色的文学家及文体学家的文学成就集大成，更为她赢得了1966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

波特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与现代主义的反抗。她为传统所规训，又不断试图背离传统，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她的写作素材大都来源于生活，为爱出走，叛逆，奔赴墨西哥参加革命……她以文字为武器，打破了传统施加在女性身上的迷雾与枷锁，以及对人类命运及历史的悲剧式的洞察，其作品跨越了种族、阶级、性别、文化、地域等界限。

（言浅 整理）



美国的儿童贫困率为什么居高不下？在《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一书中，美国专栏作家、经济新闻记者和评论员杰夫·马德里克提请大家注意美国官方对贫困人口数据的故意低估。他研究了问题的根源，包括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缺陷、顽固的种族主义以及无心帮助的美国政府，揭示了美国儿童贫困常常不可见的现实及其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害。



■ 俞瑾

美国的儿童贫困率为什么居高不下？在由世纪文景推出的《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一书中，美国专栏作家、经济新闻记者和评论员杰夫·马德里克提请大家注意美国官方对贫困人口数据的故意低估。他在书中仔细研究了贫困儿童所遭受的伤害，并描述了这些儿童的实际生活。他研究了问题的根源，包括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缺陷、顽固的种族主义以及无心帮助的美国政府，揭示了美国儿童贫困常常不可见的现实及其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害。

美国儿童贫困问题的历史、现状与结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儿童贫困问题却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将其称为美国“最大的道德耻辱”。

在美国，如果家庭年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即贫困家庭，而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则为贫困儿童。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标准，美国大约有1300万“官方”贫困儿童（即1/6，而这个数字在法德两国为1/10，在北欧国家则为1/30）。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有1/3以上的美国儿童生活在一个被严重剥夺的家庭中：食物不足，由于金钱成本高昂而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住房严重拥挤等。他们买不起书，看不起电影，更不要提拥有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按目前的税收支出计算，每年花在协助贫困儿童身上的钱不及分给中产阶级以及富裕美国人福利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更公平、更新的标准衡量计算，美国真实的贫困人口约为6000万，真实的贫困儿童人数可以说超过2000万。不同的统计方式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果，美国的儿童贫困率高得惊人，但儿童贫困的悲惨与结果往往被大家忽略。这些孩子长期生活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痛苦之中，童年贫困的阴影将伴随终身。

贫困也会影响这些孩子在成年后的薪资收入，贫困的孩子们想要突破阶层的禁锢更是困难无比，尤其是有色人种。生产力降低、阶层固化、健康开支大增、打击犯罪成本上升，美国正在为儿童贫困付出代价……

美式贫困成因之爭

在严峻的数据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如果美国的政策使如此大比例的儿童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那么美国社会何以会允许事态恶化到如此地步？

这是一个历来对贫困持偏见态度的国家。从19世纪早期开始，对贫困的起因，美国就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意见形态阵营。奉行个人主义的阵营认为贫困是人们自己造成的，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导致贫困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工作、缺乏政治权利以及种族歧视。但在马德里克看来，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认同“贫困文化”的第三个阵营，认为导致贫困的既有自身行为，也因制度结构。但从总体上讲，个人主义观点仍旧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观点与等级观念、种族观念、精英主义以及一些宗教态度都很契合。

美国甚至不能就“有多少穷苦的美国人”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削减贫困人口了。美国人不同意问题的严重性或应该在哪里设定贫困线，不同意到底是谁的错，或者因为个体的不良习惯、无能为力、频繁生育等情况所导致的无法养育儿童而指责穷人。很多美国人担心扶贫以及收入支持项目会使受益人过度依赖政府，所以他们最终决定社会救助项目应该对受益人提出工作要求，美国贫困群体能够无条件获得的现金补助越来越少。马德里克所强烈抨击的正是美国社会的这种“贫困文化”，关于贫困根源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对贫困人口、政府政策以及美国人的行为产生着影响。

因此，马德里克急切呼吁：美国人是时候该重新教育自己了，改变自己对待种族的态度、对待贫穷的态度，并认识到这个国家儿童贫困的严峻现实。

美国福利政策比较与脱贫建议

为什么几十年来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没有帮助到最需要的人？美国政府为贫困人口做了什么？穷人究竟需要什么？

事实上，美国不曾缺乏与儿童相关的社会福利项目，令人担忧的贫困率其实是多种政策失灵的结果，而这些失败又是美国人自己做出的选择。遗憾的是，美国当下真正缺乏的，是政治意愿。

马德里克认为，增加教育和就业机会并不是解决之道。穷人最缺乏的是金钱，提供有保障的收入将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且在减轻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许多终身影响方面大有帮助。马德里克提出为所有儿童提供每月无条件的现金津贴，每年从40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款项的父母会自己用掉钱款，因此一直反对类似的现金补贴计划。然而，马德里克也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在欧洲，这种类似的现金补贴计划获得了成功并且它们也没有附加条件。

给贫困的父母更多钱会让他们在投资孩子的未来时更加慷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者的分析中有34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家庭收入能够增加10000美元一年，就能抵消贫困儿童成就差距的一半。

显然，过往的研究都为无条件的现金福利补贴会带来长期的益处提供了证据。低收入就是造成物质困难的主要原因，马德里克因此主张这应该成为制定新的、更有效的公共政策以及证明政府应该增加支出时的指导思路。

贫困已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落地生根，贫困的孩子们被隔绝在正常的美国生活之外。他们在人生最初的阶段未被给予足够的帮助，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也被剥夺了成长为可用之才而必须打下的基础。马德里克用客观的数据和理性的分析，带领我们直击美国社会这一沉痾痼疾。

《看不见的孩子》：探究美国儿童贫困的真相